

孫子兵法與游擊戰

孫子說：「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」「正」是「戰力」，「奇」是「運用之妙」，如以現代兵學或戰術上限定的領域言之，一為「物力」，亦即「火力」；一為「奇襲」，亦即「速度」，亦即「兵者，詭道也」。這個「詭道」，正就是「奇」，孫子主以「奇」勝。以「奇」為貴，實為我中國兵學最值得稱揚的特徵，如就一般正規戰本身說：「正兵」為第一線，那麼，「奇兵」就是預備隊（或第二線）；當預備隊上第一線時，便成為「正兵」了。再從另一方面來說：這個「奇」字，也可以作游擊戰的註腳。又說：「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」。由是可知兵事，無分游擊戰或正規戰，均需奇正相生相變於無窮，然後才可以致勝。所以孫子說：「三軍之衆，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，奇正是也」。克勞塞維慈說：「游擊戰應似一種霧狀與蒸氣狀的物，從不凝成固體，自惡雲中爆發出可怖的閃電，」這已夠詳確的說明了游擊戰的性質。在二千四百年以前，孫子早就說過「兵形象水」。這更明白地表示「從不凝成固體」之意；而所說「激水之疾」，可以「漂石」；「鷲鳥之疾」，可以「毀折」，那正是「自惡雲中爆發出可怖的閃電」的道理。

孫子主善戰，故於游擊，也是主善游善擊的，如「出其所不趨，趨其所不意，行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」，亦正是孫子的善游戰法；「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」，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」，亦正是孫子的善擊戰法；他如「避實擊虛」，「明變用間」，「應機分合」等法則，以及所說的「利而誘之」，可用之於正規戰，也無一不是游擊戰的基本原則。

現代游擊，大別為無槍游擊和武裝游擊兩大類，無槍游擊，是重於無形中做到無人無時無地不戰的面的戰法。孫子說：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」，是主義戰，亦思想戰；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」，「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，而非戰也」。以及所謂：「攻心」、「伐謀」、「亂而取之」，這是精神戰，亦政治戰，皆是現代在地下從事活動無槍游擊的極致作用。至於武裝游擊，可能適用的原則更多，例如孫子說的：「善守者，敵不知其所攻」，「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」，「我不欲戰，雖割地而守之，敵不得與我戰者，乖與所之也」，正是今日建立游擊根據地之最高原則。「十則圍之，五則攻之，倍則分之，敵則能戰之」，正是「以大吃小」的兵合戰，也就是「化零為整」的游擊戰。「少則能逃之」，「不若則能避之」，「強而避之」，「卑而驕之」，「佚而勞之」，正是「以靜制動」的兵分戰，也就是「化整為零」的游擊戰。「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，避高而趨下；兵之形，避實而擊虛；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地而制勝」，當就是避實擊虛的兵移戰，也就是「化弱為強」的游擊戰。「無邀正正之旗，勿擊堂堂之陣，此治變者也」，「故兵以詐立，以利動，以分合為變者也」，是即孫子「化弱為強」的游擊戰法。「我專而敵分，我專為一，敵分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」，是即孫子兵移的原則，也就是兵法上「分合」、「奇正」的唯一運用。當運用到「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；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；故能自保而全勝也」，那就是說已進入「兵移戰」的最高理想了。

孫子所說的「因糧於敵」，「故智者務食於敵」，是孫子對於兵爭，尤其游擊戰所需用的最高補給原則。其於俘虜，則主收編以行「勝敵益強」。今日私淑其意，我之對敵游擊，當可以「因械於敵」「因人於敵」也。孫子主「上兵伐謀」，並強調「必以全爭於天下」實乃指明游擊，亦必須「全」以求勝的原理，故知現代游擊戰，重於先游以求存，後擊以滅敵之意，正相脗合；且在孫子兵法的最後結論有說：「故明君賢將，能以上智為間者，必成大功」，正如今日兵爭，無分游擊或正規戰，莫不首重「用間」與「防諜」，方可以達成孫子所說的「勝在無形」，「勝於未戰」。

總之：孫子兵法，實淵源於黃帝握奇經。孫子所說的「奇兵」，妙就妙在這個「奇」字；「握奇」，就是把預備隊握在手心裡，必先「握奇」，然後纔能「出奇」，有如拳術家把左拳打出去，右拳便收回來，右拳打出去，左拳便收回來，左右互用互變，一奇一正，一正一奇；奇而後正，正而後奇；有時來個正中之奇，或是奇中之正，有如孫子所說：「善出奇者，無窮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海，終而復始，日月是也。死而更生，四時是也……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，孰能窮之哉。」故知孫子用兵，始以「計篇」，就是「謀」，即「廟算」也；重以「奇」勝，就是預備隊和機動之類，亦游擊戰也。這個「奇」，不但是正規軍，更是游擊戰不可忽忘的一個原則。

兵學範圍，至廣無邊，至深無底，至高無頂，蔣百里先生曾把孫子兵法和排特烈、拿破崙、毛奇的遺著相比較，認為所得所備，未有過於此者，當足以證明本文孫子的游擊戰則，不祇是一個例證式的報導，且可由此探求，以窺全豹。